

观音洞

文 ◆ 祝丰人

谈起安化的风景，自北宋置县以来，就有的“安化十景”之说，清嘉庆《安化县志》认为安化“十景之最”当数观音洞。从明到清历修《安化县志》对观音洞粹美的文字介绍，独具心眼的幽赏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“观音洞在县（指老县城梅城）西三十里”，即今乐安镇官溪村。因“洞外有寺”，洞口掩映其中，如果没有人指点，初来乍到的人大多会与它擦肩而过。

在洞口抬头望，山峰突兀，草木葱郁。洞口似穹形，很宽也很高，周围是石壁，头上是高高的石顶。清嘉庆《安化县志》载：“洞口明厥若堂，内深黑。举燎而入，一路平坦约数十丈，宽数丈。”洞高阔宏大，气势恢弘，是难得的巨洞。

走进洞口，一股股凉气伴随着暗泉敲奏的叮叮咚咚的音乐扑面而来。在白色的灯光下，洞中石乳、石笋、石幔、石柱玲珑剔透、仪态万千。如果一不小心，还可能与垂下如林的钟乳碰个正着。幽深处暗流汇集的水滩、石田极似一串串明珠，将银色的柔光染遍了整个洞壁。

忽然一块巨大的石头，耸立在洞壁旁，挡住了视线。走近细看，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天然石佛。石佛硕大的身躯，惟妙惟肖的造型，令人不禁啧啧称奇。这就是安化十景之一的仙岩佛像，可惜最近被人雕琢了一番，遭到破坏，但仍可看出佛像的伟岸与眉目。

据明嘉靖《安化县志》载：“观音洞……燎明而进，有巨石肖观音，倚崖



观音洞竹林庵

而坐，瓔珞眉目，俨如刻塑。”清嘉庆《安化县志》记载更为详尽：洞中“右有石佛像，容貌俨然，不假雕琢，高约丈余，即仙岩佛像也。后有涧水，前有平石，长数丈，击之如鼓声。”

宋代，著名诗人、旅行家、神宗朝吏部侍郎毕田，在这里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并载入史册，可惜有几个字难以识别，不得不空下来，有待考证补写：

观音世岩□□山，宝像天然石室间。

变化不穷宜尔耳，固应图刻在荆蛮。

方清，明代的学者。嘉靖年间曾任安化县教谕（县学校长，相当于今教育局长），后就职于南京国子监学录。他笔下的仙岩佛像没有夸张，没有虚伪，完全用写实的笔法表达自己了的感受。

石室重重几窍开，个中佛像倚崔嵬。

漫将色相论形似，谁识原初面目来。

清康熙年间，知县王丕振考察观音洞后，认定仙岩佛像就是“开天祖”盘古神像。认为只有盘古开天地时，老天才可能有如此造化。

石径幽莎古洞濿，岩岩丈六甚分明。

此间便是开天祖，何事六朝与佛争？

洞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镜泉浴月。从石块缝隙中跑出的光束，竟然在镜子般的泉水里映成金子般的“满月”，与映出的人影随波晃动，美轮美奂，叹为观止。清嘉庆《安化县志》载，仙岩佛像“左旁有横石数丈，曰龙床。近外竖一斜石，有小眼引隙光射水

中,圆影如月,曰镜泉。又一穴有石田一墩,湾曲如膝,顶平约十丈高,上有楼。探奇者曾架楼以登,此为(安化)十景之最。”我看过不少名胜,能在史籍上冠以“之最”的风景还真不多见。

这时我想起了方清的另一首诗:

容成谁遣阁垂精, 上有蟾蜍倒浸明。

秋夜临泉邀月饮, 恍疑身在水晶亭。

如镜的满月倒浸在清澈如镜的泉水中,银光四射,满目清澄,诗人恍惚置身在水晶亭里。秋夜在这样的镜泉边畅饮,诗人肯定怡然自得,其乐融融。

姜用章,安化本县人,明嘉靖年间举人,时称安化才俊。他既为镜泉浴月的美丽所感动,又为没有人来关心这清丽的景观而伤感。

寒水溶溶夜气笼, 乾坤无滓鉴常空。

可怜清景无人问, 让与船头斗笠翁。

“仙岩留不坏之躯,……镜泉洗婵娟之魄,此皆天然垂象,地灵作秀者也。”(清同治《安化县志》)古人的赞叹,依然可唤起了今人的共鸣。

观音洞不但景美,而且很有灵气。明嘉靖《安化县志》记载:安化每遇干旱,人们多来这里求雨。主祭官员置身佛像前“平坦长数丈,曰龙床”的石头上作法事,并且“岁旱祷雨多应。”

与观音洞连为一体的是耸立在洞口的竹林庵。清嘉庆《安化县志》:“观音庵,在县三十里,有观音洞。”清同治《安化县志》:“竹林庵,县西三十里,常丰乡官溪观音洞。”二者名字之差,说明这座庵曾经名是观音庵。且前者强调的是佛,后面突出的是景。据说竹林庵屡遭劫难,才从溪边移至洞口,因寺后翠竹成林故名。

现在见到的竹林庵,是2003年由当地信众捐资修建的。狭小的场

地,简单的建筑,与昔日“斗拱飞檐,气势恢弘,柱大梁粗,装饰精湛”形成巨大的反差,“文革”中的破“四坏”之风自然容不下这些封建迷信。

竹林庵的主佛仍然是观音佛。为适应当地的信仰,庵中放置有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像,也有道教的南岳圣帝像,是典型的释道相混的古刹。

据现代学者研究,安化前乡片(今清塘、梅城、仙溪、大福、乐安等镇)寺庙僧众,属南岳门下灵佑禅师开创的泐(泐山密印寺)仰(仰宗开山祖师)一系。因开梅山有功,泐山密印寺获得了在梅山地区分设“子孙庙”的权力,据此认定,竹林庵继承了泐山密印寺的衣钵。

如果按古代的分类,竹林庵当属“教寺”一派,也属“应门”一派,为修炼教法应对各类佛教活动的经忏小院,也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性佛教教小院。

安化佛道教兴起于北宋置县时。第一任知县毛渐认为:“猺人畏罪福报应,因俗立教”,建立佛道教寺观,“使之瞻仰而默化,以诱化其心。”并将之作为教化梅山蛮的首要措施来抓。这里“古为猺(梅山蛮的蔑称)窟”,理所当然成了建寺“诱化”的重点地方。

明嘉靖《安化县志·新俗》载:“邑为五代所接,错杂戎獠旧俗,野陋无怪矣。”经过数百年的“诱化”,“民务农植,俗尚质朴,性刚决而劲直。信尚鬼巫,崇信佛老。士大夫崇气概,守忠义,……”梅山蛮从“岁稍不登,转相为寇”獠獠,转化为霸得蛮、舍得命的“良黔首”,虽是综合治理的结果,但寺庙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埋没的。

官溪,按字义理解,可理解为一条公众的溪流。它流经的范围就是一个自然村,在“文革”中就是一个大队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,官溪人却每每登上明清历修《安化县志》。仅清同

治《安化县志》就载有各类典型上十人。如先达篇中的李冀晋,文学篇中的李联元,善行篇中的李仕常、李凤鸾及其孙子李冀泰、李成遴、李朝伦及其先祖李日遵、李朝梓、李廷桂等,还有节妇、贞烈传中均有官溪人人册。如果按清同治年间安化人口增长十倍折算,官溪这个现有一千多人的小山村当时人口也就百余人,入志比例之高可说前所未有的。我们把这个奇迹,暂且叫做“官溪现象”。

据考证,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李氏家族具有好善崇佛的传统。李仕常,李氏在官溪的开派祖。清同治《安化县志》记载,竹林庵就是他于明正德年间修建的,他的后代又进行了多次重修。为秋防水患,才将地址移至现在的位置。从这个角度上看,“官溪现象”的背后就是佛道文化,自然离不开竹林庵的支撑。

考察上述人物的善行,可说释道精神在这里深入人心,清同治《安化县志》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进行诠释。主人翁是时年60多岁的官溪村人李廷凤,一日他打了很久的瞌睡,醒来时对人说:“吾被人捉入深院,见两旁受刑者,属旧识。俄一人执缚,曰:何故杀尔?吾跪求。此前三十九年,事退悔改行矣。其人曰:姑念汝悔心已萌,赦之归居,年七十四岁。”

几缕从香炉升起的尘烟,偶来这里祈祷的香客构成的风景,与文化底蕴深厚并交织着灵气的观音洞、竹林庵的形成鲜明的反差,“可怜清景无人问”的感叹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。在旅游业发达的今天,能使人获得与众不同的感受,迎合和满足现代社会里人们求新、求异、求知等心理需求的宝贵资源,难道还要在这深山之中沉睡下去,并在沉睡中遭受破坏甚至消亡? ■

(作者系安化县政协原文史委主任)